

网络究竟有多恐怖？
从网络到现实恐怖事件骇人蔓延……

大袖遮天◎著

亡灵花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亡灵花

大袖遮天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亡灵花 / 大袖遮天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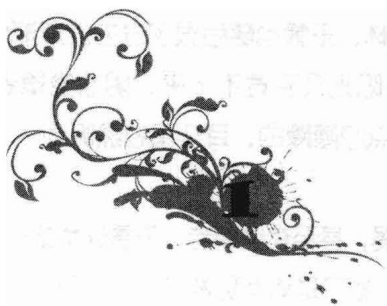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762-493-6

I. 亡… II. 大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24792号

书 名: 亡灵花
著 者: 大袖遮天
责任编辑: 韩 笑
封面设计: 陈 霞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16
版 次: 2009年7月第1版
印 次: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62-493-6
定 价: 22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在9月份的草地上躺着，仰望天空，听起来很美，实际这么做了，你就会知道，仰望天空不要一小会儿，眼睛就会被太阳炫得什么也看不清。身体下柔软的草地些微透出点清凉，但朝上的一面却被烤得快要脱皮了。王雪摊手摊脚地躺在足球场边的草地上，昏沉沉地快要睡着了，足球场上的叫声仿佛越来越遥远，偶尔足球砰地砸在草地上，她也只是懒洋洋地睁开一只眼睛瞄一瞄，又继续闭上眼睛。

她忽然听到某个人的声音。

她蓦地睁开眼睛坐了起来。

果然没听错，是周旭文。

他背着一个巨大的书包，包里的东西看来很沉，压得他瘦小的身子坍塌下去，为了保持平衡，他伸长脖子，将头倾向前方，快速地走着。

王雪觉得无趣，搔搔头皮正要重新躺下构思她的伟大小说，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——周旭文这是要到哪里去？

自己也没想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她就已经跟了上去，众目睽睽之下略微弯着腰，蹑手蹑脚，心脏怦怦跳动着，脑子里闪现出忍者的形象。

周旭文的脑袋动了动，似乎是要回头，她连忙就地蹲下，屈着膝盖贴地行走几步，闪到旁边一块水泥墩子后藏了起来。等她充满热情地做完这一系列隐蔽动作后，才发现周旭文并没有回头，他已经绕过足球场，朝足球场边上的小树林走去。



他去那里做什么？王雪脑子急速转动着，强烈的好奇心终于取代了扮演忍者的欲望，她顾不得隐蔽，霍地站起来，紧跑着跟了上去。

周旭文已经闪进了树林，王雪也随后跟了进去。渐渐地走到了树林深处，林子比边缘处密了许多，阳光几乎透不下来，阴凉笼罩着全身，汗水早已收了，皮肤上反而感觉到有点凉飕飕的，耳朵里忽然听到一个人的呻吟——

“唉！”

这声音听起来十分微弱，甚至有些痛苦，王雪连忙站住了，屏息凝神仔细听时，却又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她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便立即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朝前走去。没走几步，便看到了周旭文。周旭文正趴在一块大石头边上，聚精会神地做着什么。那块石头相当大，周旭文趴在它旁边，显得越发瘦小了。

王雪小心地躲在一棵树后，蹲了下来，又弄了两片巨大的树叶遮住自己的头顶，仔细观察着周旭文的一举一动。

周旭文打开书包，从书包里倒出一块圆溜溜的石头。他吃力地抱起石头，慢慢靠近他先前趴在那儿的那块大石头，将小石头放下，喘了两口气，手在大石头上扒拉着，从王雪的位置看过去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她朝外探出更多的身子，又稍稍挪动了两步，这才看到周旭文在挖土。他手里拿着片薄薄的石片在大石头底下的土里刨着，泥土在两边慢慢堆积起来，挖了一阵之后，他小心地将小石头放进自己挖出来的坑里。

“唉……”又是那个悲凄的呻吟声，幽幽的仿佛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，又仿佛一股幽冷的穿堂风穿体而过，让人从头顶到脚心一路冰冷地滑下来，王雪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战栗。

“对不起。”周旭文低声对着自己挖出来的坑道了声歉，又匆匆地将坑埋上了，最后用脚踩了踩，在上面盖了些树枝草叶之类的东西，忽然抬头朝四周警惕地看了看，王雪连忙把头缩了回来。

从土壤深处又传来几声几乎听不见的呻吟，这声音如此微弱，如果王雪不是早就听过这种呻吟，她会以为这不过是风声罢了。

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。

那会是什么声音呢？

周旭文做完这些事，没有多作停留，脚下飞快地走着，很快就不见了。

王雪急不可耐地扑到大石头边上，稍微找了找，就找到了周旭文挖土的地方，连忙用树枝狠狠地挖掘起来。没多久小石头露出来了，圆溜溜的半边露在外面，乍一看如同谁的光头。她将坑的周边挖大一点，将石头用力抱了出来。

“唔……”

这次听得真真切切，呻吟声正是从刚挖出的小坑中传来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，声音无法完全散开。

王雪伸出双手，小心地从坑里朝外抠出土来，才抠了几下，忽然又听到了一声呻吟。

这回听得更明白了，声音并不是从泥土中传来，而是来自坑边上的巨大石块。她无法置信地望着这块水牛般的大石，用树枝敲了敲石头，没有任何反应，她疑惑地盯着石头看了看，抬起脚来朝石头上踹了一脚——

“唔！”

声音分明是从石头内部发出来的，这个发现让王雪惊讶得连踹出去脚都忘了收回来。半晌，她俯身拿起一块小石头，在大石块上敲了敲，没动静；她用力敲了敲，呻吟声便不断地响了起来。她一边敲着，一边将耳朵贴在石头上，清清楚楚地听到，那声音的确是从石头的内部发出来的。

她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围着大石块直转了好几圈，从外表上看，这石头和其他的石头没什么区别，普普通通，根部长着些青苔。

但这显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没有什么普通的石头会像人一样呻吟，尤其，这石头好像还很怕疼，敲一下就哼一声。

看来这是一块成了精的石头。

王雪被新奇和兴奋的感情左右了，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绕着石头走来走去，不时敲上一敲，石头里传来的痛苦呻吟声，此刻无法引起她的同情了，她心里只有对这一全新发现的自豪。

但这究竟是什么呢？是魔法？是妖精？还是外星人？她抬头望了望被树叶遮住的天空——难道是陨石？

无数古怪的念头在她脑海里闪过，最后，遥远的上课铃声让她猛然惊醒过来，她撒腿就朝教学楼那边跑去。





下午第一节是王老师的课，虽然已经打过了上课铃，但老师没进教室之前，整个教室仍旧处于混乱状态，各种乱糟糟的声音响成一片。杜仲埋头在自己桌上研究着足球队阵形的阵形，旁边的空桌子也被他扩展成为阵形图的一部分。

教室里忽然安静下来。

凭经验，这是老师进来了。杜仲连忙抬起头，却发现讲台上站了两个老师。王老师的旁边还站着一位更年轻的女老师，露出雪白的牙齿微笑着。看到这名女老师，全班都哄笑起来——这么热的天，这女老师还穿着一身长袖衣裤，实在是精神可嘉。并且这身长袖衣裤明显是高中生打扮，配合着她那张成年人的脸，看起来不伦不类。大家交换着心领神会的眼神，笑嘻嘻地望着讲台。

“这是新来的于慧慈同学。”王老师介绍道。大家停止了哄笑，好奇地打量着于慧慈——实在没想到，这女孩看起来有二十出头了，实际年龄却也只有十五岁。

“她真显老啊。”林国柱用一只手遮住嘴，探头朝杜仲悄声道。

杜仲点了点头。

除了容貌和衣着的怪异之外，杜仲在看到这女孩的第一眼，心里还有另外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他说不出这是种什么感觉，只觉得心里非常不舒服。他悄悄推了推前面两个同学的背，问他们觉得怎样，他们的感觉和他一样，都

是说不出的古怪。

王老师还在介绍于慧慈，大意是说，这位女同学本来就是高一（2）班的成员，只是因为生病才没有参加军训和前一段时间的学习，大家要多多关照她，等等等等。杜仲猛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他放眼打量全班——只剩下自己身边还有一个空座位，如此看来，自己免不了要和于慧慈同桌了。

果然，王老师把于慧慈领到了自己身边。

“杜仲，就让于慧慈坐这吧。”王老师说。

“好吧。”他无可奈何地道，眼角瞥到其他人嘲笑的眼神，耳朵里塞满了窃窃私语，他假装什么也没察觉到，把自己的东西从右边课桌上移过来，于慧慈便坐了下去，将书包放进桌肚里。

王老师走上讲台开始讲课，杜仲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，以表示自己于慧慈毫不相干。刚开始的十多分钟内，不时有好奇的眼光扫向自己和于慧慈身上，后来便渐渐地少了，大部分人忙着记笔记，角落里有些人在说悄悄话。杜仲飞快地抄着王老师列出来的算式，习惯性地在老师讲解之前便将题目解答出来，这么一忙碌，渐渐忘记了身边这位陌生古怪的女同学。

紧张地忙碌了20多分钟，今天的新课内容教授完了，王老师在黑板上列出几道课堂练习题。趁这个空当，杜仲擦了把汗，将湿漉漉的手在裤子上抹了抹，又挪动一下身子，让出半边被自己汗湿的椅子，让热得滚烫的臀部和椅子都凉快凉快。

于慧慈在他旁边坐得笔直，一动不动，杜仲斜眼瞥了瞥，发现她的笔记本和课本都没有打开，甚至连笔套都没取下来。他想了想，推了推她的胳膊，于慧慈似乎被电击打了似的，全身猛然一震，迅速避开了他的手。他觉得很是尴尬，刚才和于慧慈的胳膊接触了一下，虽然隔着一层布料，还是感觉到她身体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真要仔细描述是如何异样，却又说不上来。

“你没记笔记？”他提醒她。

她摇了摇头，脸上保持着微笑，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。平心而论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笑容，然而，面对这张微笑的脸，杜仲觉得自己的心似乎猛地扭曲了一下。他无法描述这种感觉，赶紧别过脸，注意力回到课堂练习上来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杜仲再也没办法集中精神，他控制不住地总想转头去看于慧慈，每次他一转头，于慧慈总是及时地将面孔扭向他这一边，脸上挂着几乎是永恒的微笑。这样来回几次之后，杜仲渐渐品出点味道来了，他还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偷偷推了推前排的萧雪晴。

“干吗？”萧雪晴将身子朝后靠了靠，小声问。

“借小镜子用用。”杜仲说。

萧雪晴从书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，朝后递过来：“你要挤痘痘？”

“我没痘痘。”杜仲不满地道，“你别管。”

老师朝这边走过来了，两人都不再说话。杜仲假装埋头做题，手掌里的小镜子却暗暗对准了于慧慈，调整了一会方向之后，于慧慈的脸便完整地出现在镜子里了。杜仲凝视着镜子，除了偶尔眨一眨眼之外，没有其他动作。

而镜子里的于慧慈甚至连眼睛也没眨一下。

“嘘。”林国柱朝他大声嘘着。

前排的萧雪晴和孟阳也咳嗽起来。

这些声音他都没听到，直到阴影覆盖了桌面，镜子里的人脸不太清楚时，他猛地抬起头来，才发现王老师已经站在了自己桌边。

他迅速将小镜子藏在了笔记本下面。

“发什么呆？”王老师用指关节敲了敲他的桌面，“上去做题！”

他乖乖地走到黑板边，匆匆浏览一遍习题，很快解答出来了。他装作检查答案，没忙着下去，和旁边两个上来解题的同学小声聊了起来：“你们觉得于慧慈怪吗？”

“怪。”左边的林洋小声回答，“这一步怎么解？”

“怎么怪？”杜仲用粉笔在面前的黑板上写上林洋需要的解答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，以免老师看到。

“比我们老，又穿长袖衣服，还不出汗。”林洋飞快地抄着，嘴里没忘记聊天。

“对，”另一边的欧阳珊也小声嘀咕着，“还有她总是那样怪笑，看得人心里毛毛的，笑得特别假。”

王老师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，三个人赶紧分开，杜仲擦掉自己给林洋写出来的答案，转身走了下去，边走边注视着于慧慈。的确没错，林洋和欧阳珊的感觉和自己的差不多，这么热的天，他光穿着T恤都已经热得快要化掉了，教室里虽然有风扇，吹出来的风却是热的，全班60多个人散发出来的热量，像一团蒸汽，时刻熏烤着大家，每个人都是一身汗水，只有于慧慈，全身一滴汗水也没有。不光是没有汗水，杜仲在她身边坐下时，还感觉到，她和别人不一样。其他的人身体上都散发出高度的热量，她却是冷的，似乎不受暑天高温的影响。他想起自己推她的手臂时那种异样的感觉，当时接触过于短暂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种感觉竟然是寒冷，却又不是冰块那样的冷，那种冷无法形容，是前所未有的体验。他很想再试试，但又从生理上感到排斥，坐在那里犹豫着，拿不定主意。

王老师在讲台上点评他们做的习题，杜仲没心思听。于慧慈像个小疙瘩，让他心里很不痛快。回想起在小镜子里看到的画面，心里更加不舒服。一开始他就觉得于慧慈的笑容很怪异，但仔细一看，又觉得很美丽，他不明白这种感觉上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，欧阳珊说她的笑容很假，仔细一想，似乎是那么回事，但侧眼一看，那笑容却又无比真诚，看不出丝毫作假的样子来。从小镜子里，他倒是找出了欧阳珊这种感觉的原因——于慧慈的笑容倒是实实在在，并不掺假，如果这种笑容是在其他场合，或者停留在她脸上的时间不那么长的话，应该是具有魅力的。问题在于，他从小镜子里偷看了于慧慈差不多十分钟，这十分钟里，那种真诚而亲切的笑容始终停留在她脸上，雪白的牙齿始终整齐地露出来——依照常理，这个笑容不是起式也不是终式，在它之前应该有从不笑到笑的过程，在它之后也应该有一个更加扩大的笑容，就像水上的涟漪，无限扩大之后，终于慢慢消失，这样的笑容才算是正常的。但于慧慈的笑容并非如此，她免去了笑容的前后两期，就停留在这绽开了一半的程度，这个笑容就此凝固于她的面部，再也没有丝毫改变。杜仲从镜子里发现这点之后，自己尝试着将一个表情保持几分钟，对着镜子练习了一阵之后，不到两分钟，脸上的肌肉就抽搐起来，腮帮子发酸。他将小镜子还给萧雪晴，没理会萧雪晴的问题，又转头望了望于慧慈。

天哪，她仍旧那样微笑着，仿佛一出生就带着这种微笑。

她已经这样微笑了将近45分钟。

杜仲怀疑她的面部神经已经麻痹了，似乎因为某种原因，她在微笑的那一刻，失去了控制表情的能力，所以她从此就只能微笑了。这个念头让杜仲觉得荒谬，他摇了摇头，耳朵里忽然听到王老师在布置家庭作业，连忙埋头抄了起来。

于慧慈还是一动不动，似乎对家庭作业并不感兴趣。

杜仲犹豫了一下，又推了推她，这次不完全是出于帮助同学的心思，还带着别的目的：“你不抄家庭作业？”

于慧慈又是触电般地避开他的手，微笑着看了看他，动手抄了起来。

她的表情和动作完全不配套，如此惊慌的动作，如此温柔娴雅的表情，太怪了。虽然只是短短的接触，但因为事先有了心理准备，这一次，杜仲捕捉到了她胳膊上那种怪异的感觉。

那是类似于寒冷，但又不同于寒冷的感觉。

同时，杜仲还注意到，即使是这样闪电般地避开自己，于慧慈的眼睛也没有眨一下。

她已经连续45分钟没有眨眼了。



下午，杜仲跑到球场边，一眼便看到了霍晨光。霍晨光正坐在双杠上，两条腿耷拉在空中，身子一晃一晃的，眼睛随着足球的滚动转来转去。他跑到霍晨光身边，拉了拉那条瘦腿，对方立即笑着跳了下来。

“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？”两个人同时问道，又同时笑了起来。

和霍晨光的约定是在一个月前开始的，那时候两个人恰好看过了伊藤润二的漫画，同时对稀奇古怪的事情产生了兴趣。喜欢伊藤润二漫画的人非常多，但真正将之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人却不多，杜仲和霍晨光恰好是这不多的人中间的两个。他们认为，尽管那只是漫画，然而，生活中也许充斥着比漫画更精彩的事情，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。基于这个共同的认识，两人虽然一个高一一个初一，互相之间承认存在代沟，但毕竟知音难求，遂结成了“忘年交”，形成一个两个人的探秘小组。小组成立的时间不长，到目前为止，有过无数的发现，但最后调查的结果，却都发现不过是虚惊一场，真正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他们还没有机会沾边。

到了今天，杜仲觉得自己总算能找到一件真正的怪事了，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于慧慈同学及其古怪的表现，霍晨光听得聚精会神，末了还仿照杜仲的描述，尝试长时间不眨眼，结果失败了。

“听起来蛮恐怖的，”霍晨光点头道，“真像伊藤润二漫画里的人物。”

杜仲也点了点头。

不管怎么说，于慧慈的确和一般人不一样，他已经决心将这个人作为今

后的重点观察对象了。霍晨光同意“立案”（这又是他们内部的一个术语，目前为止，立案无数，破案率为零），他掏出一个小笔记本，飞快地记录下这件事情——那小本子上已经密密麻麻地记了不少内容。

从食堂那边飘来饭菜的香味，两人的肚子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，他们连忙赶了过去。

食堂的胖阿姨做了学生们最喜欢吃的南瓜饼，发现这个情况之后，谁都顾不上其他的事情了，大家赶紧排好队，暗暗希望轮到自己的时候南瓜饼还没有卖光。有个初一的男生买了二十几个南瓜饼，用个塑胶袋鼓鼓囊囊地装着，其他人纷纷不满地喊着：“一个人吃得了那么多吗？”话还没说完，紧跟那男生后面的一个初一女生也买了二十来个，眼看窗口里案头上的饼去掉了一大堆，后面的人发出不满的声音，那女生晃动着麻花辫道：“关你们什么事？”说完便昂首挺胸地跟在那男生后头走了出去。

杜仲排到了窗口，正要把自己的饭盒递过去，有人在一边拉了他一把，转头一看，是霍晨光。

“有情况。”霍晨光神秘地道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杜仲还想买了饭再说，却已经被霍晨光拉出了队伍。

“看见刚才买那么多南瓜饼的两个家伙了吗？”霍晨光压低了嗓门，在嘈杂的食堂里几乎听不清他说什么。杜仲让他大点声音说，他坚持用这种机密的语气，继续说道，“那两个人都是我班的，你不觉得他们一次买这么多饼很奇怪吗？”

“可能是想留着以后吃吧？”提到南瓜饼，杜仲敏感地意识到，剩下的饼真的不多了，再不排队就没有了，连忙大声招呼林国柱帮他买几个。

“这么热的天，过一晚上就馊了。”霍晨光说，“要不要跟上去看看？你没发现吗？他们两人都背着那么大的包，好像要出去旅行似的。”

杜仲觉得，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于慧慈更古怪的了，那两个初中一年级的孩子做出这样古怪的举动，说不定纯粹是小孩的好玩，但这话他没说出来，毕竟霍晨光也才初中一年级。

“好吧。”他无可奈何地同意了，同时暗暗在脑海里统计了一下，发现以往大部分的虚假立案都是由霍晨光引起的，这家伙成天盼望着出点不一般

的事情，好让自己这个小组发挥特长——这个小组有特长吗？杜仲自动忽略了这个问题。

两人把饭盒塞给其他人，轻装上阵，快步跟在两个小孩身后走了出去。

天色已经差不多全黑了，这给他们的跟踪带来了麻烦，但也降低了被对方发现的危险。这个时候，大部分学生都在食堂吃饭，球场上只有几个骨灰级球痴在玩球——这种光线下玩球，不知道他们的眼睛是什么构造。除了几个玩球的学生之外，偌大的校园里几乎看不见人，这得益于学校的规定：不准将食物带出食堂。那两个学生将买到的南瓜饼装进了塑胶袋，又塞进了背上的背包里，不然也没法带出来。他们两人行走的速度很快，目的明确，笔直地朝图书馆方向走去。那男的一次也没回过头，似乎没想到会有人跟踪，麻烦的是那女的，经常毫无预兆地猛然回过头来，警惕地朝后望上一阵，让杜仲他们手忙脚乱。幸好大家都有捉迷藏的经验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，乱跑乱躲反而容易暴露目标，倒不如就地蹲下，地面上的阴影和杂物自然会成为他们最好的掩护。

一边跟踪，一边掩藏，霍晨光嘴里也没闲着，大致介绍了那两人的情况：“那女的是王雪，巫婆级人物；男的叫周旭文，出过一本书。”

“什么叫巫婆级人物？”杜仲问。

“这么大的人了，还相信魔法，你说是不是巫婆级人物？”霍晨光嘲笑道。

说话间，那两人已经走到了图书馆大楼的前面，停了下来。杜仲他们在两人身后五米左右的地方蹲了下来。

最后一点光亮从地平线上消失了，山头上仿佛余烬般残留着一抹微红，灯光还未亮起，除了食堂附近的一团光之外，整个校园都被黑暗笼罩着。杜仲他们只能看到前方两个模糊的黑影。幸而那两个人早有准备，很快便亮起了手电筒。

“就是这里吗？”王雪问。

周旭文没做声，只是点了点头，两人便一前一后进了图书馆的大门。

杜仲他们也悄悄跟了上去，这回跟得更近了，前面两个人只要一回头，就能看到跟踪的人。但那两人似乎都很紧张，没再留意身后的动静。

图书馆内十分安静，黑沉沉的楼道和大厅里，看不见一个人影，鞋底踩在地板上，发出令人吃惊的巨响。杜仲踮着脚尖，竭力将身体的重心往上



提，暗自庆幸自己穿着球鞋，即便是如此，落地时还是发出了轻微的声音，但都被王雪和周旭文两人急促的脚步声掩盖了。让他感到不解的是，霍晨光走在自己旁边，速度同样很快，却没发出丁点声音，他疑惑地看了看对方脚下，发现霍晨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脱了鞋，只穿着袜子在走，一双鞋提在手里。他忍不住想笑，赶紧深呼吸一口，将涌上来的笑意压了下去。

眼看快要上楼梯了，周旭文突然停了下来。杜仲两人赶紧找了根柱子躲了起来。

“你想好了？真要跟我一起去？”周旭文问。

“少啰嗦。”王雪大咧咧地道。

“到时候可别后悔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”周旭文说，他侧转头望着王雪，电筒光照出他的侧影，看上去十分严肃。

“走吧！”王雪不耐烦地道，“你要是害怕，我可以保护你！”她拍了拍周旭文的肩膀，周旭文撇了撇嘴。

两人往楼梯上走去。

等那两人拐了个弯，转上另一层楼梯时，杜仲他们连忙也走上了楼梯。他们越来越觉得有意思，这么晚的时间，上这里来干什么？图书馆向来不在晚上开放，就算进来了，所有的房间门都是紧锁的，什么地方也进不去，又有什么意思？何况，关于图书馆，还有一个相当恐怖的传说。关于这个传说，杜仲和霍晨光都只是略有耳闻，并不清楚具体内容。正是因为这个传说，图书馆在校内成为一块具有恐怖色彩的地方，晚上很少有人愿意到这里来，王雪他们偏偏违反了 this 禁忌，其中的原因让人好奇得发痒，可惜两人不能交谈，各自憋了一肚子疑问，紧紧跟随着王雪他们的脚步声——此时他们看不到王雪和周旭文，从前方的脚步声来判断，这两人似乎又拐过了一个弯，继续朝上走去了。微弱的电筒光从楼道转角处的洞中漏下来，为杜仲两人照着脚下的路。

转了两个弯之后，眼前忽然一黑，王雪他们的电筒光消失了。

霍晨光和杜仲眼前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好停了下来。他们估计是电筒坏了，因为王雪他们的脚步声也停下来了。为了不让对方发觉，两人都屏住了呼吸，虽然黑暗中无法商量，却不约而同面朝楼梯下方，做好随时下楼的准备，以防王雪他们突然走下来撞上。

楼梯上没有传来任何脚步声。

他们等了好一会儿，仍旧没听到任何动静。在黑暗中等待，时间总是显得特别漫长，然而这一次的确是等了不少时间，杜仲的感觉是，至少已经过了5分钟。在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里，王雪和周旭文没发出一点声音。

“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”霍晨光忍不住了，摸索着凑到杜仲耳边小声问。

“嘘。”杜仲制止了他。

“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”霍晨光又道。

“很有可能。”杜仲低声道，“我们也不出声，看谁憋得久！”

“好！”霍晨光兴奋地点了点头。

两人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，和对方较着劲。

最后憋不住的是杜仲他们。王雪和周旭文真沉得住气，在黑暗中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也不出，足足憋了将近十分钟。杜仲心里有点焦躁，倒还没什么，霍晨光却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仿佛刚从水里冒出来似的，大声道：“我憋不住了——王雪，周旭文，算你们两个厉害！”

那两个人还是没有回答。

杜仲和霍晨光掏出你的手机充当电筒，往楼梯上跑去，跑了好几层，始终没见到那两个人。这让他们觉得十分有趣，来来回回找了好几趟，如同捉迷藏一般兴趣十足。

“他们躲到哪里去了？”回到原地后，霍晨光疑惑地问。

“去另一边楼梯那里找找看。”杜仲让霍晨光守在原地，自己穿过图书馆二楼的走廊，来到另一边的楼梯口，朝下走了一阵，便发现楼梯口被铁门锁住了，从这里没法离开图书馆的大楼。他回想了一下，刚才两人在楼梯上上下下寻找的时候，始终有一个人守在霍晨光现在呆着的地方，如果有人下楼离开图书馆，必然会被守在那里的那个人发现。这么看来，王雪和周旭文还留在图书馆内，不过图书馆一共有六层，又有两道楼梯，自己这边只有两个人，还得留出一个人守住出口，要找出他们还真不容易。他觉得这个游戏很有挑战性，因为如此，也更加好玩了。

回到原地跟霍晨光一说，霍晨光兴奋不已，两人在黑暗中商量了一阵搜寻的战术，想来想去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



“算了，别想了，我再去找找。”霍晨光嘀咕着往楼上走去，边走边回头说，“我就是觉得奇怪，他们怎么一点声音也没弄出来？就算脱了鞋也该有声音啊。”他自己的光脚板踩在楼梯上，发出吧嗒吧嗒的闷响，一直往上响去。

杜仲站在原地，耳朵里听着霍晨光上楼的声音，不到一分钟，他又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——脚步声。

急促的脚步声咚咚地下楼来，这不是霍晨光的脚步声，霍晨光的鞋就扔在自己脚边，下来的这个脚步分明是穿着鞋的。

杜仲连忙迎了上去。

伴随着脚步声一同下降的，还有粗重的喘气声，转眼间就到了自己跟前。杜仲连忙将手机的翻盖打开，手机的光还没完全漏出来，就被一个人迎头撞上了。

“哇！”那人尖叫起来，杜仲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，将手机举起来，双方互相看清了面容——那人满面惊恐，原本歪斜的麻花辫已经差不多全散了，正是王雪。

“哈哈，抓住你了！”杜仲笑道。

“你是谁！”王雪圆瞪双眼问。

“他是我哥们！”霍晨光正好跑到这一级楼梯的顶部，听到声音，已经飞快地下来了。王雪见到霍晨光，更加惊讶了：“霍晨光？你们怎么在这里？”她惊慌失措地四处看着，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晕了？”霍晨光敲了一下王雪的头，“这是图书馆啊？”

“啊？”王雪张大了嘴，眼珠不断地转动着，脸上急速变换着惊喜、恐惧、得意、紧张种种神情，霍晨光和杜仲两人盯着她看了一阵，霍晨光悄悄将嘴凑到杜仲耳边道：“看，我没说错吧？她是个巫婆。”杜仲低着头偷偷笑了——的确，他以前也从来没见过如此丰富多变的表情。

“她经过你身边时，你怎么没抓住她？”杜仲问。

“没有，她不是从下面跑上来的吗？”霍晨光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
杜仲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——自己原本守在二楼的楼梯上，霍晨光刚刚跑上通往三楼的楼梯，他就听到了王雪的脚步声，紧跟着自己也跑到了通往三楼的楼梯上，那时候霍晨光也恰好在同一级楼梯的顶端，两人可以互相